

# 是孩子的壯遊，也是大人的壯遊

## 專訪《跟著賴和去壯遊》導演林靖傑

採訪撰文 | 翁皓怡 · 圖片提供 | 客家電視台



紀錄片《跟著賴和去壯遊》拍攝六個學生走上賴和百年前壯遊的旅行過程。

**「藏蛇草沒髒，一路總心驚。」——賴和**

賴和百餘年前步經獅頭山的心境，竟與百年後來到此地的青年共鳴，遙想歷史詩人的旅行足跡，竭力感受腳下這片土地的生命力。百餘年前，十九歲的作家賴和與其友杜聰明展開一趟「壯遊」，徒步從臺北走回彰化，以自己的身體與最切身的經驗感知這片土地。百年後的2011年，由客家電視台製作、林靖傑導演的《跟著賴和去壯遊》記錄了一群高中生，重新走一趟當年賴和壯遊路線「樟之細路」的經歷。本文專訪林靖傑，回憶十五年前壯遊經歷與拍攝方式，以及其對旅行、移動的體悟思考。



《跟著賴和去壯遊》導演林靖傑。(攝影 | 邱志翔)

### 賴和精神作為旅遊核心，其餘皆是沿路長出的自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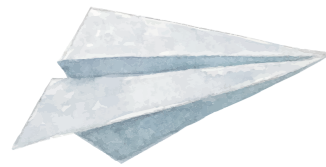
此跨時空的旅行對話，從最基本的「歷史課」開始，拍攝製作團隊與熟諳臺灣客家歷史文化的蕭秀琴，為期數個月每週去彰化高中圖書館，替來徵選參與「壯遊」的高中生上課，不只介紹樟之細路的歷史與現今對應的地理位置，更帶入2011年時下的各地社會議題，如苗栗灣寶被徵收土地新建科學園區、三鶯部落原民遭迫遷、國光石化開發案等。於是此趟「新壯遊」的立意明確，不在復現歷史，而是在歷史的軌跡中與當今對話。

回憶起身為導演對「壯遊」與這群「壯遊青年」出發前的期待，林靖傑笑言：「其實我們大部分都不設限，非常自由。一定有殷殷期盼，但如何放下對孩子的期待，也成為我們這些『大人』的壯遊課題」。

林靖傑對六位壯遊高中生僅叮囑，旅程中必定要常保當年賴和的三個重要精神：探索冒險的勇氣、想認識腳下土地的好奇心、深切人道主義的關懷與能真誠望向弱

勢的目光。除此之外，拍攝團隊便給予六位高中生規劃行程、安排食宿交通的自由，因此，《跟著賴和去壯遊》紀錄片的製作與內容，可說是拍攝者與被攝者的共同創作。

林靖傑曾拍過《尋找背海的人》、《他還年輕》兩部文學作家紀錄片，都是以拍攝者自身角度，思考如何呈現拍攝主體的作家；但《跟著賴和去壯遊》更關乎如何與眼前六位被攝者——壯遊高中生——共同想像、討論，與切身「走」出賴和的精神。被攝者也成為這趟旅程的企劃者，共同決定紀錄片架構。在片中會看見孩子們每晚來到投宿地，一同規劃著明日行程；也看見他們站在街頭淋雨，來回討論是否要登門拜訪當地作家的掙扎；看見他們六人分散成兩隊，各別對攝影機抱怨另一行人的抉擇……拍攝企劃的自由，讓學生們在鏡頭前自然地做自己，也讓林靖傑捕捉到許多真摯的「張力」時刻。對他來說最印象深刻的莫過於一行人來到北埔姜氏家廟，發現鐵門半開、掛著「古蹟修復中」的字樣，其中兩位女孩不願進去，林靖傑在攝影機後提問，便開啟了與兩女孩的爭



吵，「我當然希望他們進去，所以我知道他們堅持不去的原因。在吵架中我看到體制的規訓，他們還沒長出對這世界多如牛毛規定的分辨能力，相信一切社會既成的規定都應該要遵守才是教養與尊重，我則嘗試引發他們對『對與錯』進行思辨。」

拍攝者與被攝者、「大人」與「孩子」的辯論，於是也成為旅程的一部分。如同賴和的詩作，紀錄片的影像也可以說是在壯遊過程中慢慢長出來的，充滿自由與未知。

## 「移動」成為詩與影像

這群高中生和賴和當年的壯遊相比，最大的不同還有交通方式。「我們用當下自然的方式，也不用刻意吃苦要復現賴和的全程徒步，僅設定不能搭火車、高鐵等交通工具，主要仍以雙腳、單車以及公車為主。」

林靖傑不厭其煩在片中呈現六人單車隊伍馳騁而過鄉野小路、夜晚空蕩大街，在在點題「移動」的影像——關於壯遊高中生每日身體力行的移動，也關乎攝影機跟拍、記錄的移動。談起這些鏡頭，林靖傑自信地分享團隊當時發現最好用的移動軌道車就是小發財車，「因為我們絕對不要『擺拍』，不可能架好攝影機請他們騎過去，所以要真的



孩子在壯遊途中，保持對人事萬物的好奇。

跟著他們拍，後來找到移動性能強也不失穩定度的小發財車，就在車上跟著他們的車隊前行。」

或許這也源自林靖傑本身對「移動」的熱愛，他從大學開始就會騎著野狼125，在臺灣各地行旅，開始看電影後更愛上公路電影，「比如溫德斯早期電影《公路之王》（*Kings of the Road*，1976），我喜歡那種在路上有點孤獨又不斷發現的況味。」重新走一次賴和的路，他除了關注停駐的城鎮景點，更如公路電影一般關注移動的過程本身。正如片中林強畫外音朗誦賴和詩行的音橋，配以林生祥等客家創作歌手的曲子，用詩的影像語言串接起不同壯遊日子、駐足點，「詩」的動能傳承百年，讓後生得以透過文字穿針引線，再用自身身體移動的軌跡勾勒出賴和的地圖。



## 壯遊「後」與紀錄之後

《跟著賴和去壯遊》壯遊結束後98日，大埔農民重返凱道抗議，林靖傑記錄下其中一位高中生北上參與的過程。問起關於壯遊「後」的持續記錄，林靖傑強調，「比起壯遊那幾天，我更在意這趟旅程在六個孩子身上留下了什麼印記。如果有機會，我甚至希望拍『十年後』、『二十年後』的版本。」

拉長記錄的時間軸，方能看見移動積累的變化，接著問林靖傑何謂「有意義的變化」？林靖傑則笑著分享，原於客家電視台播出的電視版本總共十集、每集一小時，後來剪了一個兩個多鐘頭的電影版本。「當年有影展評審認為《跟著賴和去壯遊》與拍攝中南美洲革命英雄切·格瓦拉的《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》相比，主題、劇情都顯得太無足輕重。我則覺得硬要跟《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》相比真是毫無必要。2011年世代臺灣高中生的壯遊樣貌，當然跟1912年賴和世代、1952年切·格瓦拉世代，在時空、政治、社會、經濟、文化上的背景都不一樣，一定要以大歷史的重量去比意義的大小其實沒有意義。我們不能決定外在時空的歷史重量，但一樣重要的是，跟著賴和去壯遊的六位年輕人跟賴和、切·格瓦拉一樣真誠、冒險、關心土地與社會正義並付諸行動。當然，有些大人也許看不過去這些成長於

網路世代孩子面對現實世界的無厘頭跟無知，但那就是2011年世代臺灣高中生最真實的心靈面貌，不管這面貌長得怎樣都是獨一無二的，用影像將之留下便是最大的意義了。」

如今的2026年已是壯遊結束後的十五年，林靖傑竟能記得並如數家珍、恍如昨日生動地分享每一個細節：其中一個女孩在吵架後於筆記本寫下的「導演對不起」、一行人搖著木瓜熟果搶著聽其中果籽碰撞的聲音、上山的路上一個男孩轉過身來對著攝影機落下淚……原來「後」紀錄不意在比對改變多少，而是重新回憶走過的路的細節，這大概也是這趟「後」賴和百年壯遊的意義所在，沿路移動的細膩痕跡。



拍攝團隊在過程中讓孩子自由安排行程。

### 翁皓怡

臺大中、外文系畢，書寫電影與相關專訪，也從事影展工作。第八屆金馬亞洲電影觀察團成員，曾任酷兒影展影評人協會推薦獎評審，文章散見各藝文媒體與刊物。關注女性創作者，紀錄、實驗，與散文電影。Instagram：cathparadiso。